

## 第七十七章 態度決定一切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有多大的利益，便會滋生多大的謊言，培養出多麼優秀的演員，範閑深深相信這一點。立於朝堂之上，彼此試探的乃是關於那把椅子的歸屬，這是天底下最大的利益，所以太子就算當著他的麵撒個彌天大謊也不出奇。

問題在於範閑根本無從判斷太子說的話到底有幾分真假，如果他自己處於太子的位置，會不會做出這樣的承諾？

以前的事情就算了？

以太子的先天地位，太後的疼愛，還有與長公主那層沒有人知道的關係，如果再加上擁有監察院和內庫的範閑支持，日後他的登基是誰都無法阻擋的大勢，所以如果能夠謀求到範閑的支持，太子似乎可以做出足夠的犧牲。

問題在於，以範閑的人生曆練和認知，根本認為這種交易是不可能發生的，除非太子真的變成了一個無父無母之人，而如果對方真的變成這種人，範閑又怎敢與對方並席而坐？

他和太子溫和地聊天著，偶爾也會想到初入京都時，這位東宮太子對自己良好的態度和那些故事，心中那抹複雜顏色的雲層愈發地厚了。

“婉兒妹妹還好吧？”

在皇宮裏走了這麼久，偏生隻有東宮太子才是第一個直接問婉兒還好的人，問的很直接。

範閑笑了笑，神思有些恍惚。有一句沒一句地對太子說著話，眼光卻落在對方地臉頰上，認真地看著，漸漸看出一些往日裏不曾注意到的細節。

太子很落寞。很可憐。

...

從東宮往宮外走去，此時夕陽已經漸漸落了下來，淡紅的暮光，照耀在朱紅的宮牆上，漸漸暈開，讓他四周地耐寒矮株與大殿建築都被蒙上了一層紅色，不吉祥的紅色。

範閑雙手負在身後，麵色平靜，若有所思，今日所思盡在太子。正如先前那一瞬間的感覺。此時細細想來，範閑才察覺到，包括自己在內的五位皇子中。其實最可憐的便是太子，這位東宮太子比自己的年紀隻大一點，自己出生之前葉家覆滅，而太子呢？

...

在葉家覆滅四年之後，京都流血夜。太子母係家族被屠殺殆盡，他的外公死於自己的父親之手，他失去的親人遠比自己還多。從那以後。太子就一個人孤獨地活在宮中，一直生活在緊張與不安之中，唯一可以倚靠的，便是疼愛自己地太後和皇後。

不，皇後不算，正如父親當年說過的那樣，皇帝之所以不廢後，不易儲，正是因為皇後極其愚蠢。外戚被屠殺幹淨，這樣一個局勢正是皇帝所需要的。

太子所能倚靠地，隻有太後，而當他漸漸長大，因為宮廷的環境與皇後對當年事情的深刻記憶，造就了這位太子中庸而稍顯怯懦的性情，他沒有朋友，也不可能有朋友，隻有沉默著。

然而慶國的皇帝不願意自己挑選地接班人永遠這樣沉默下去，所以他把二皇子挑了出來，意圖把太子這把刀磨的更利一些，最後又把範閑挑了出來，打下了二皇子，繼續來磨太子。

這樣一種畸形的人生，自然會產生很多心理上地問題。

沉默啊沉默，不在沉默中暴發，就在沉默中變態，太子似乎是選擇了後者，然而他的本心似乎並沒有太過恐怖的部分。

範閑走到宮牆之下，回首看著巍峨的太極大殿在暮光之中泛著火一般的光芒，微微眯眼，心裏歎息著，自己何嚐想站在你的對立麵？

太子和二皇子比較起來，其實範閑反而更傾向太子一些，因為他深知二皇子溫柔表情下的無情。

然而他可以嚐試著把二皇子打落馬下，從而保住對方的性命，卻不能將同樣的手段施展在太子地身上。因為太子的地位太特殊，他要不然就是入雲化為龍，要不就是鱗下滲血墮黃泉。

二皇子必須做些什麼，才能繼承皇位，所以他給了範閑太多機會。而太子卻恰恰相反，他什麼都不做，什麼都不能做，才會自然地繼承皇位，一旦太子想透了此點，就會像這一年裏他所表現的那樣，異常聰慧地保持著平靜，冷眼看著這一切。

然而平靜不代表著寬厚，如果範閑真的被這種假像蒙蔽，心軟起來，一旦對方真的登基，迎接範閑的，必然是皇後瘋狂的追殺報複，長公主無情地清洗。

到那時，太子還會憐惜自己的性命？

隻是二皇子沒有被範閑打退，太子也衝了起來...他輕輕地攥了攥拳頭，讓自己的心冰冷堅硬起來，暗想，這世道誰想活下去都是不容易的，你不要怪我。

他最後看一眼如燃燒一般的皇宮暮景，微微偏頭，這一切一切的源頭，其實都是那個坐在龍椅上的中年男人。

範閑忽然生出一絲快意，他想看看那個中年男人老羞成怒發狂的模樣，他想破去皇帝平靜的偽裝，真真撕痛他的心。

說到底，大家都是一群殘忍的人

這一日天高雲淡，春未至，天已晴，京都城門外的官道兩側小樹高張枝丫，張牙舞爪地恐嚇著那些遠離家鄉的人們。

一列黑色的馬車隊由城門裏魚貫而出，列於道旁整隊，同時等著前方那一大堆人群散開。一個年輕人掀簾而出，站在車前搭著涼蓬往那邊看著，微微皺眉，自言自語道：“這又是為什麼？”

年輕人是範閑。時間已經進入二月，他再也找不到更多借口留在京都，而且在這種局麵下，他當然清楚自己離開京都越遠越好。事後才不會把自己拖進水裏，隻是思思懷孕這件事情，讓他有些頭痛後來府中好生商量了一下，決定讓婉兒留在京都照顧，讓他單身一人再赴江南。

今天就是他離開京都的日子，有了前車之鑒，他沒有通知多少人，便是太學裏麵那些年輕士子們也沒有收到風聲，這次的出行顯得比較安靜，多了幾分落寞。

範閑看著官道前方那些正在整隊的慶國將士。微微皺眉。

不多時，那邊廂離情更重地送軍隊伍裏脫離出了幾騎，這幾騎直接繞了回來。駛向了範閑車隊，得得馬蹄聲響，範閑微微一笑，下了馬車候著。

幾騎中當先的是一位軍官，身上穿著棉襪薄甲。看著英氣十足，身後跟著的是幾位副手。

那名軍官騎至範閑身前，打鞭下馬。動作好不幹淨利落，待他取下臉上的護甲，露出那張英俊溫潤地麵容來，才發現原來此人竟是靖王世子李弘成。

“想不到咱們哥倆同時出京。”李弘成重重地拍了拍範閑的肩膀，笑著說道。

範閑搖搖頭，歎息道：“在京都呆的好好的，何必要去投軍？男兒在世，當然要謀功業，可是不見一定要在沙場上求取...如果不是王爺告訴我。我還不知道你有這個安排。”

慶國於馬上奪天下，民風樸實強悍，便是皇族子弟也多自幼學習馬術武藝，從上一代起就有從軍出征的習慣，在這一代中，大皇子便是其中的楷模人物，從一名小校官做起，卻生生爬到了大將軍王的位置。

李弘成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你也知道，我如果留在京都，父王就會一直把我關在府裏...那和蹲大獄沒什麼區別，我寧肯去西邊和怪模怪樣的胡人廝殺，也不願意再受這些憋屈。”

範閑沉默許久後，抬起頭緩緩說道：“你一定要保重，不然我會心有歉意。”

“如果能讓你心生愧疚，此次出征也算不虧。”李弘成微微怔後，笑了起來：“人生在世，總要給自己找幾個目標，這次我加入征西軍，何嘗不是滿足一下自幼的想法。”

範閑說道：“我可不知道你還有這種人生理想，我本以為你的人生理想都在花舫上...”

二人相對一笑，注意到身邊還有許多人，不便進行深談。李弘成牽著馬韁與範閑並排行著，來到官道下方地斜坡上，此處無葉枯枝更密，將天上黯淡的日光都隔成了一片片的寒厲。

一片安靜，沒有人能聽到二人地說話。

李弘成沉默片刻，臉上漸漸浮現出一種放鬆的笑容，開懷說道：“這兩年的事情已經讓我看明白了...在京都裏，我是玩不過你的，老二也玩不過你...這樣也好，就把京都留給你玩吧，我到西邊玩去。”

範閑苦笑了起來，一時間竟是不知該如何接話，半晌後誠懇說道：“此去西胡路途遠且艱難，你要保重...於軍中謀功名雖是捷徑，卻也是凶途，大殿下如今雖然手握軍權，可是當初在西邊苦耗的幾個年頭，你是知道那是多麼辛苦。”

李弘成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認真說道：“既然投軍，自然早有思想準備，父親大人也清楚我地想法，不然不會點頭。”

所謂想法，便是真正決定脫離京都膩煩凶險的爭鬥，然而範閑想到此次征西軍的主幹依然是葉家，是二皇子地嶽父家，心裏便止不住有些奇怪的感受，他看著李弘成那張臉，忍了又忍，終於還是沒有忍住，開口說道：“葉重...是老二的嶽父，你既然決定不參合京裏的事情...”

還沒有提醒完，李弘成已經是一揮手阻住了他的話語，平靜說道：“放心吧，我答應過你的事情，自然會做到。我不是一個蠢人...隻是...”他笑了起來，“隻是你顯得過於聰明了一些，才讓我們這些人很難找到發揮的機會，尤其是這兩年裏，你用父王把我壓的死死的，我不向你低頭。隻怕還要被軟禁著。”

範閑苦笑道：“不是我借靖王爺壓著你，是靖王爺借我壓著你，這一點可要弄清楚。”

“怎樣都好。”李弘成歎息著：“反正父親和你地想法都一樣，既然如此。我何必再強行去掙紮什麼，此去西方也好，沙場之上的血火想必會直接一些。”

他忽然平靜了下來，看著範閑的眼睛，誠懇說道：“我與老二交情一向極好...有件事情要求你。”

求這個字說出來就顯得有些重了，範閑馬上猜到他會說什麼，搶先皺眉說道：“我隻是一位臣子，某些事情輪不到我做主，而且勝負之算誰能全盤算中？不需要事先說這些事情。”

李弘成平靜地搖搖頭：“你不讓我事先說，是怕不敢承息我什麼...你說的勝負未定也對。不論從哪裏看來，你都不可能在短短幾年間將他們打倒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。我就是覺得最後你會勝利。”

“過獎？”範閑苦笑。

“可你不要忘記，他畢竟也是你地兄弟...親兄弟。”李弘成看著他的眼睛，認真說道：“如果真有那麼一天，我希望你能放他一條生路。”

“你太高看我了。”範閑微微轉過身體，望著京都側方的某個方向。平靜說道：“他是皇子，而我們這些做臣子的就算權力再大，也根本不可能去決定他的生死...而且你說讓我放他一條生路。可如果某一日老二捉住了我，他會不會放我一條生路呢？”

他的話音漸漸冷了起來：“我給了老二足夠多的時間考慮，你也知道這一年多裏，我削去他的羽翼為的是什麼...可是他不能幹，他的心太大，大到他自己都無法控制，既然如此，我如果還奢侈地控制自己...那我是在找死。”

李弘成緩緩低下頭去，說道：“他自十歲時。便被逼著走上了奪嫡地道路...這麼多年已經成為了他無法改變的人生目的。你就算把他打到隻剩他一個人，他也不會甘心地。”

“就是這個道理。”範閑的臉漸漸冷漠了起來，舉起右臂，指著自己此時正麵對的某個方位，說道：“由這裏走出去幾十裏地，就是我範家的田莊，你知道那裏有什麼嗎？”

李弘成看了他一眼。

“那裏埋著四個人。”範閑放下了手臂，說道：“埋著範家的四個護衛，是我進京之後，一直跟著我地四個護衛，在牛欄街上被殺死了。”

他繼續說道：“牛欄街的狙殺，是長公主的意思，老二地安排，雖然你是被利用的人，但你也不能否認...怎麼算你也是個幫凶...就從那天起，我就發誓，在這個京都裏，如果還有誰想殺死我，我就不會對對方留任何情。”

“這三年裏，已經死了太多的人，我這邊死了很多人，他們那邊也死了很多人，雙方的仇怨早就已經變成了泥土裏的鮮血，怎麼洗也洗不幹淨。既然老二他以為有葉家的幫忙就可以一直耗下去...那我也就陪他耗下去。”

範閑回頭看著李弘成，緩緩說道：“老二既然拒絕退出，那這件事情就已經變成你死我活的局麵...你讓我對他留手，可有想過，這等於是在謀害我自己的性命？你可曾想過，你對我提出這樣的要求...很不公平？”

很不公平...李弘成自嘲地笑了起來，歎了口氣說道：“我隻是還奢望著事情能夠和平收場。”

“那要看太子和二皇子地心！”範閑說了一句和皇帝極其近似的話，“我隻是陛下手中的那把刀，要和平收場，就看這二位在陛下麵前如何表現罷了。”

他頓了頓，忽然覺得在這分離的時刻，對弘成如此不留情麵的說話顯得太過刻薄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把語氣變得溫和了一些：“你此次西去，不用停留在我和老二之間，是個很明智的決定。站在我的立場上，我必須謝謝你。”

“謝什麼？”李弘成苦笑說道：“謝謝我逃走了，以免得將來你揮刀子的時候，有些不忍心？”

兩個人都笑了起來。

看著李弘成的手牽住了韁繩，範閑心頭一動，第三次說道：“此去西邊艱難，你要保重。”

李弘成沉默良後。輕輕點了點頭，翻身上馬，回身望著範閑半刻後輕聲說道：“如果我死在西邊...你記住趕緊把我死了的消息告訴若若...人都死了，她也不用老躲在北邊了。畢竟是異國它鄉，怎麼也不如家裏好。”

範閑知道世子對妹妹留學的真相猜地透徹，心頭不由湧起一陣慚愧，拱了拱手，強顏罵道：“活著回來。”

李弘成哈哈大笑，揮鞭咄咄作響，駿馬衝上斜坡，領著那三騎，直刺刺地沿著官道向西方駛去，震起數道煙塵。

範閑眯眼看著這一幕。暗中替弘成祈禱平安

當天暮時，監察院下江南的車隊再次經過那個曾經遇襲的小山穀，一路行過。偶爾還能看見那些山石上留下的戰鬥痕跡，範閑舔了舔有些發幹地嘴唇，心中湧起一股強大的殺意，此去江南乃是收尾，等自己把所有的一切搞定後。將來總要想個法子，把那秦家種白菜的老頭砍了腦袋才好。

自從秦恒調任樞密院副使，沒了京都守備的職司後。秦家老爺子依然如以往一樣沒有上朝，範閑此次過年也沒有上秦家拜年，隻是送了一份厚禮，說不定對方肯定不知道範閑已經猜到了山穀狙殺的真凶是誰。

範閑此時心裏盤算的是皇帝究竟是怎樣安排的，借由山穀狙殺一事，朝廷裏的幾個重要職司已經換了新人，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新陳代謝，隻是老秦家和葉家在軍中的威望依然十足，皇帝肯定不滿意現在地狀態。

皇帝究竟會怎樣做呢？範閑經常捫心自問。如果是自己坐在龍椅上，此次對軍方的調動肅清一定會做的更徹底一些，而不是像現在這般地小打小鬧，依然給了這些軍方大老們足夠的活動機會。

也許是西胡的突然進逼，打亂了皇帝的全盤計劃，也許是北齊小皇帝的妙手釋出上杉虎，讓皇帝不得已暫時留住燕小乙。

可是慶國七路精兵，還有四路未動...大皇子西征時所培養起來地那批中堅將領都還沒有發揮的戰場，需要如此倚重秦葉燕這三派老勢力嗎？

範閑搖搖頭，隱約猜到了某種可能性，比如示弱，比如勾引，像紅牌姑娘一樣的勾引...隻是這種計劃顯得太荒唐，太不要命，便是放肆如範閑，也不敢相信皇帝敢不顧慶國存亡而做出這種安排來。

車隊過了山穀，再前行數裏，便與五百黑騎會合在一處。戴著銀色麵具地荊戈前來問禮後，便又沉默地退回了黑騎之中，有五百黑騎逡巡左右，在慶國的腹地之中，再也沒有哪方勢力能夠威脅到範閑的安全。範閑忽然心頭一動，眉頭皺了起來，輕輕拍拍手掌。

馬車的車廂微微動了下，一位監察院普通官員掀簾走了進來。範閑看了他一眼，佩服說道：“不愧是天下第一刺

客，偽裝的本事果然比我強出太多。”

影子刺客沒有笑，死氣沉沉問道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

“你回京。”範閑盯著他的雙眼，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：“馬上回到院長大人身邊，從此時起，寸步不離，務必保證他的安全。”

影子皺了皺眉頭，他是被陳萍萍親自安排到範閑身邊來的，不料此時範閑卻突然讓他回到陳萍萍身邊。範閑沒有解釋什麼，直接說道：“我地實力你清楚，他是跛子，你也清楚，去吧。”

影子想了想，點了點頭，片刻間脫離了車隊的大隊伍，化作了一道黑影，悠忽間穿越了山穀田地，往著京都遁去。

範閑確認影子會回到陳萍萍的身邊，那顆緊繃的心終於放鬆了下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此次離京，他一直覺得心中十分不安，如果僅僅是太子那件事情，應該不至於會危害到老跛子的安全，可是範閑就是覺得隱隱恐懼，總覺得京都會有超出自己想像的大事發生。

一旦大事降臨，父親身邊有隱秘的力量，宮裏那些人不是很清楚，而且父親一向遮掩的極好，就算京都動蕩，他也不會是首要的目標。

而陳萍萍不一樣，如果真有大事發生。那些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糾集所有地力量，想盡一切辦法...殺死他，殺死皇帝最倚靠的這條老黑狗。

這是數十年裏大陸動蕩曆史早已證明的一條真理想要殺死慶國皇帝。就必須先殺死陳萍萍。

雖然範閑清楚老院長大人擁有怎樣的實力和城府，陳圓外地防衛力量何其恐怖，可是沒有影子在他身邊，範閑始終心裏不安。

...

車隊一路南下，南下，行過渭河旁的丘陵，行過江北的山地，渡過大江，穿過新修的那些大堤，來到了潁州附近。河運總督衙門一個分理處，便設在這裏。

當夜，範閑沒有召門生楊萬裏前來見自己。一方麵是他想親自去看看萬裏如今做的如何，二來他急著查看這些天裏京都傳來的院報，以及江南水寨傳遞來的民間消息。

京都一片平靜，範閑計劃的那件事情還沒有開始，而且也沒有那些危險的信號傳來。

範閑坐在桌邊。憑借著淡淡的燈光看著那卷宗，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來，或許是在危險地地方呆的太久了。以至於顯得過於敏感了一些，以慶國皇帝在民間軍中的無上威望，在慶國朝官係統地穩定忠誠，這天下誰敢造反？

深夜時分，街上傳來打更的聲音，範閑此時已經從驛站裏單身而出，他穿著一件黑色的夜行人，遮住了自己的麵容。

既然天下大勢未動，那自己的幾件小事就必須開始了。

在城外地一間破落土神廟裏。範閑找到了那張青幡，看到了青幡下正睜著眼睛看著塑像發呆的王十三郎。

“小箭兄的事情，我很滿意。”

範閑坐在了他地對麵，微笑說道：“隻是聽說你也受了重傷，沒想到現在看起來恢復的不錯。”

王十三郎苦笑說道：“我的身子可能比別人結實一些。”

“結實太好，因為我馬上要安排你做一件事情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我會慢慢回杭州蘇州，但你要先去，去與某個人碰個頭，然後你替我出麵，幫我收些欠帳回來。”

“欠帳？”

“是啊。”範閑歎息說道：“好大一筆帳目。”

王十三郎看了他一眼，開口說道：“明家的事情我不能幫手，你知道我雲師兄一直盯那裏的。”

“廢話，如果不是雲之瀾盯著，我讓你去做什麼？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這是生意上的事情，我不想和你們東夷城打打殺殺，所以你出麵最合適了。”

王十三郎苦笑說道：“我隻是表明家師的一個態度，並不代表，我會代表家師去鎮住雲師兄。”

“我也不會愚蠢到相信你們東夷城會內訌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看著他身邊的青幡，開口說道：“隻是擁有這筆帳目的東家就是我...可是不方便出麵，便是我地門生下屬都不方便出麵，本來想著隨便調個陌生人來做，可是我又怕明家被逼急了，把那個陌生人宰了...你水平高，自然不用怕這些粗俗的生命威脅。”

王十三郎吃驚說道：“為什麼這麼信任我？難道不怕我把這些帳目吞了？不怕我和明家說清楚？”

“你吞不了，你隻是去冒充職業經理人。”範閑也不管他聽不聽得懂這些新鮮名詞兒，直接說道：“至於明家，已經被我係死了，隻是你出麵去緊一下繩扣。”

王十三郎哀聲歎氣說道：“小範大人，我並不是你的殺手。”

“態度。”範閑笑著寬慰道：“態度決定一切，你那師傅既然想站牆，就要把態度表現的更明確一些，不然明家全垮了之後，我可不敢保證行東路的貨物渠道能不能暢通。”

“行東路不暢，吃虧的也包括你們慶國。”王十三郎不喜歡被人威脅。

範閑認真說道：“慶國是陛下的，不是我的，所以我不在乎吃虧，而東夷城是你師傅的，所以他在乎吃虧，這...就是最大的區別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